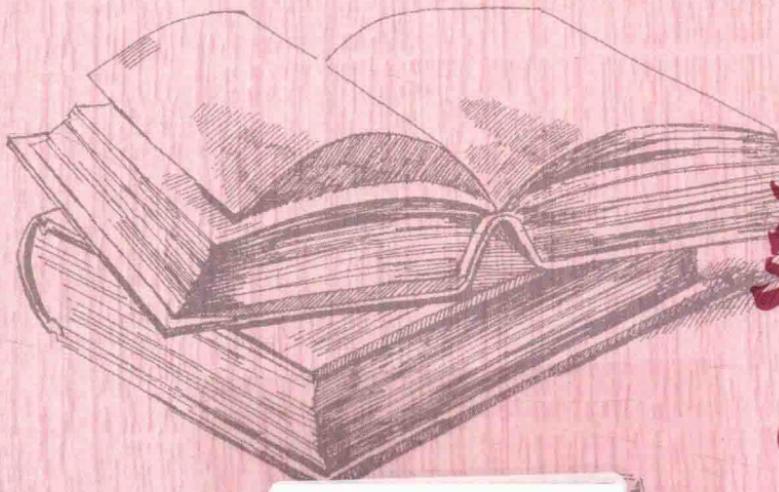


今生盛宴



符浩勇◎著

丛书主编：

郑润良
符浩勇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主编：郑润良
符浩勇

今 生 盛 宴

符浩勇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生盛宴 / 符浩勇著.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11
(中短篇小说选 / 郑润良, 符浩勇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227-06785-6

I . ①今… II . ①符…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9679 号

中短篇小说选 (第一辑)

郑润良 符浩勇 主编

今生盛宴

符浩勇 著

责任编辑 王 艳

责任校对 李彦斌

封面设计 格 林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bcb@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泰安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7200

开 本 690 mm × 960 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25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785-6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辑：菩提本无树

台上台下 ——— 001

送 灯 ——— 004

根叶谣 ——— 008

桥 ——— 010

荒漠一夜 ——— 013

猎 猛 ——— 015

来去野猪林 ——— 017

菩提本无树 ——— 019

血 杀 ——— 023

最后的狩猎 ——— 026

第二辑：今夕是何年

山里残月 ——— 029

今夕是何年 ——— 032

解冻	025
守望乡村	028
腊月	041
大媳妇，二媳妇	046
太平风物	049
暖冬	052
父亲的乡情	055
夏日里的最后一趟班车	058

第三辑：野百合春天

收旧货	068
稻香	069
孕妇惹的祸	068
哦，白丝巾	071
酸豆	074
殊途同归	077
飘逝的紫围巾	080
车与孩子	083
余烬	086
野百合的春天	090

第四辑：归航的滩岸

槟榔红	089
黑风夜	096
好事并不成双	098
归航的滩岸	101
大潭湾风情	104
指甲螺哲学	112
哦，流星雨	115
渔家来客	117
老埠口的笑声	120

第五辑：飘忽的雨季

霜降时节	125
飘忽雨季	127
失语的村庄	129
缘生缘散	132
深山情藏	135
归路	138
玉镯	141

青苔青青	143
忧郁的夏季	146
妹妹找姐泪花流	149

第六辑：燃烧的河流

踏 秋	153
燃烧的河流	156
折旧的摩托车	158
河那边人家	161
还 債	163
哑 山	165
血洗龙虎饭店	167
上山·下山	171
非礼事件	174
寻找幸福路	176

第七辑：与春天约定

别问我是谁	180
追 寻	183
今生盛宴	186

拯救 不耐烦五同：毁灭前

始料未及 192

与春天约定 194

静寂的春天 197

不懂哭就瞎了 200

快乐都去哪了 203

无处安放的花瓶 206

第八辑：窗台那盏灯

棋逢对手 209

龙胆鱼宴 211

《二十四史》谬误始末 214

赎债的元罐 217

有眼无珠 220

窗台那盏灯 223

绞刑架下 225

一九四四年的攀亲 228

大黑惹的祸 230

《过客》征尾获奖作品 232

第九辑：同在屋檐下

茶仙	237
女儿的舞蹈	240
模糊数学	242
在路上	244
前面又是陡坡	247
迷惘季节	249
同在屋檐下	252
窗户阳光	254
父亲，从乡下来	257
永远的零售小摊	260

第十辑：苦乐金银岛

幸存者	262
老马识途	265
青山无言	271
萍聚	274
绣花雨伞	277
套当	280
还钱的链条	283

旧电脑始末	285
曼哈顿的蓝天	288
第十一辑：洁白的婚纱	
幸福大道	292
凌晨三点到站	294
爱到深处	297
你独自怎可温暖	301
洁白的婚纱	304
红玫瑰并不美丽	307
夜凉如水	310
如果有来生	313
红杏真相	316
生来死去	318

第十二辑：第三座坟茔

生命的最后一天	321
勿忘我	324
爱在骨里	327
天 职	329

第九章	围城内外	397	第五部分
	午夜的期待	398	父亲和母亲
	变奏和弦	399	第四部分
	真相之外	399	第四章 白痴：第十一章
	花季·雨季	400	第五部分
	两个人的小站	400	第六部分
	第三座坟茔	400	第七部分
			第八部分
			第九部分
			第十部分
			第十一部分
			第十二部分
			第十三部分
			第十四部分
			第十五部分
			第十六部分
			第十七部分
			第十八部分
			第十九部分
			第二十部分
			第二十一部分
			第二十二部分
			第二十三部分
			第二十四部分
			第二十五部分
			第二十六部分
			第二十七部分
			第二十八部分
			第二十九部分
			第三十部分
			第三十一部分
			第三十二部分
			第三十三部分
			第三十四部分
			第三十五部分
			第三十六部分
			第三十七部分
			第三十八部分
			第三十九部分
			第四十部分
			第四十一部分
			第四十二部分
			第四十三部分
			第四十四部分
			第四十五部分
			第四十六部分
			第四十七部分
			第四十八部分
			第四十九部分
			第五十部分
			第五十一部分
			第五十二部分
			第五十三部分
			第五十四部分
			第五十五部分
			第五十六部分
			第五十七部分
			第五十八部分
			第五十九部分
			第六十部分
			第六十一部分
			第六十二部分
			第六十三部分
			第六十四部分
			第六十五部分
			第六十六部分
			第六十七部分
			第六十八部分
			第六十九部分
			第七十部分
			第七十一部分
			第七十二部分
			第七十三部分
			第七十四部分
			第七十五部分
			第七十六部分
			第七十七部分
			第七十八部分
			第七十九部分
			第八十部分
			第八十一部分
			第八十二部分
			第八十三部分
			第八十四部分
			第八十五部分
			第八十六部分
			第八十七部分
			第八十八部分
			第八十九部分
			第九十部分
			第九十一部分
			第九十二部分
			第九十三部分
			第九十四部分
			第九十五部分
			第九十六部分
			第九十七部分
			第九十八部分
			第九十九部分
			第一百部分

像了一棵树。至于那棵树的生长情况，我只能用“枝繁叶茂”来形容。每天一日晚上，我都会去树下散步，这棵树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见证了我许多美好的时光。

第一辑：菩提本无树

台上台下

农历二月十六，才是四英岭下人家的军坡节，但自打进入二月起，日子便洋溢着喜庆的氛围。早些日，就有大红海报贴出，邀请省琼剧院一团于十四、十六日两夜分别公演古装琼剧《秦香莲》和《秦香莲后传》，十五日剧团到崩岭探险观奇，休息一天。

连日来，这一方人家轰动了，戏迷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还真能看到崇拜多年盼望多年的省一级琼剧艺术家的表演。十三日晌午，就有顽童老妇抱出芦席破凳旧椅，铺摆到戏台前方，有的为占位霸席，居然动起了嘴角。外乡人不管沾亲带故，还是陌路过客，都巴眼看戏，闻名而来。因为这确是山里人难得饱尝眼福的日子。

十四日那晚，省琼剧团首场演出《秦香莲》，戏台下是黑压压的一片。到最后一幕“铡美案”了，“包拯”的表演果然名不虚传！他一个亮相，台下便是掌声一片；他一张口拉腔，就是一阵此起彼落的喝彩。扮演者吴振琼曾出访并饮誉东南亚诸国，是名噪全国的名角。行、踏、做、唱，惟妙惟肖，淋漓尽致……

次日一大早，剧团队员们兴致勃勃地直奔崩岭。

吴振琼昨夜演戏时抖力遒劲，稍感疲乏，仍然迷糊在床上。忽而，他听见戏台方向有人拉起二胡，响起笙箫。尔后，又有人咿咿呀呀、吼吼喝喝地唱起来，还是《秦香莲》最后一幕的板腔。哦，那一定是一群出名的戏迷！

听着听着，他翻身骨碌起床。谁也没有想到，他卸下包拯的朝装，洗去满脸油彩，竟是一个其貌不扬、瘦弱黝黑的小老头。他匆匆洗漱过，就好奇地向拉唱兼扬的地方走去，挤进戏迷的中间。就见一个五十左右年岁的戏迷正无所顾虑、喉管暴胀、声嘶力竭地吼唱：

陈世美你大噪暴，乱闹公堂犯律条，王府堂上刀对鞘，开封府你罪难逃……

他听着，竟忍不住挤上去，说：“师傅，你唱的调反了！”

哦？戏迷们都唰地将目光转向他，却没有人认得他，那目光冷生生地，他不禁一怯。

正在卖力地吼唱的是戏迷们的头儿。早些年，这方凑起厚皮班剧团，他就是班主，是个老戏迷。听他说，他同吴振琼的师傅王黄文通过信，人家称他一声“兄台”，他就自傲自足起来。多年来军坡节期，请不到职业琼剧团，就都请他唱，听他的戏，敬他的神，烧他的香。近几年，他感到体力不济，精神不支，已决定打退堂鼓。不想昨夜，听到省琼剧团“包拯”一唱，瘾劲又提上来了。昨夜戏罢后，回到家

想了一整夜，天只蒙蒙亮，就去凑集旧部拾档，想去请教省剧团的，无奈听说人家早奔崩岭遗迹而去。崩岭遗迹是地壳运动的产物，原来好实实的一条岭竟无端地裂开一道深深的痕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有不少部队上山勘测地质，末了也不知结果就走了。多年来无人顾及，或许早长出凄凄荒草了，竟能值得剧团的队员们神魂颠倒，真是不可思议。于是他们便在现成的戏台上张罗起来。此刻，老戏迷听到有人竟说他唱的调反了，那无异于是说他不懂戏，而他又是戏迷们的头儿！就有人问：“你是哪来的？”

“我……”吴振琼不好说出自己的身份，笑说：“我是来看戏的。”

老戏迷大眼一瞪，鼓动戏迷们道：“一齐鼓掌，让这位优秀才哥唱唱吧。”

戏迷们起哄：“来一段，让我们饱饱戏瘾！”

“诸位过奖，诸位过奖。对琼戏，我也仅知一二，既然大家都有兴趣，我就献丑了。”刚一启口，发现二胡乐调不正，便停下唱腔说：“不需拉腔，我就清唱吧——”说时冲着戏迷们一抱拳，唱道：

陈世美你不成汉，

杀妻灭子罪条重。

莫说你是驸马郎，

龙子龙孙一样办。

该法办的我法办，

该斩人的我斩人……

他运足功力，韵律圆成，专心不苟，浑然一体。他本以为唱罢，戏迷们会报以掌声，连声喝彩。然而，戏迷们却目瞪口呆地盯着老戏迷。

老戏迷沉吟片刻，然后一拍大腿，说：“是有点味道。不过，调板、腔位的节眼不正，不稳，还应多加火候。”这一说，戏迷们围上来了：

“难怪我总听不清在唱什么戏。”

“到底底气不足，煞板像抽筋一样……”

“唱高尖时，一扬一顿，断散……”

“比人家吴振琼，你的声音只如牛犊吼叫……”

他哭笑不得，拱手谦让，没趣地走了。

十六日夜演出《秦香莲后传》。戏台下更是人头攒动，戏迷们急待着十八年的冤家又是如何变为亲家哩。

“包拯”在最后一幕才出场。出场前，吴振琼早看见老戏迷领着戏迷们挤在前台，个个一副虔诚笃敬的样子。

他跨身出台亮相时，清楚地看见老戏迷领着戏迷们喝起彩来。前夜，他是冲着喝彩声抖起锐气的，这会儿，他却心一抖，扭身不稳，踉跄了几步，调腔唱得艰涩了……而台下仍然掌声不断……

待演到“包拯”退站一边，他只听见老戏迷比手画脚地对戏迷们说：“你们都看见了吧，这吴振琼演的真是比他师傅还绝了……不知昨天那个小老头来了没有，让他来见识见识，免得他狂妄，到处充当内行……”

谢幕后，吴振琼正在后台擦洗满脸油彩。忽听有人找他，扭头看时，怔住了：老戏迷领着戏迷们也呆若木鸡，说不出话来……

送 灯

冬日是四英岭下人家婚嫁频繁的季节。下村陈奶奶到牛雄家来找他爹，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刚放午学的牛雄终于听到了陈姑姑

要出嫁的消息。他心里猛地忽悠了一下，心跳便快了许多。爹是村里两个部拖拉机手之一，每逢婚嫁人家都会来找他帮拉嫁妆。

在乡下，有闺女出嫁，都得要娘家人用车（那时候只有拖拉机）去送嫁妆。而在这车上，是必须得有一个小男孩的。小男孩坐在嫁妆中间，把嫁妆护到姑娘的婆家去，这就叫护车。让一个小孩送灯，完全是图吉祥。嫁妆为财，男孩就是丁，就是图人丁兴旺。而护车送灯的仪式是：当车停在新郎家门口，接车的一拥而上，解绳子的解绳子，扛东西的扛东西。这时候，小孩的权力大了，点上一盏马灯（意为丁火）高高举起，接车的够不上手，又怕灯火灭了，怎么办？拿糖，拿点心，拿钱来，钱少了还不行。最后，糖有了，点心有了，钱也攥到手了，小孩也就撒手不管了。

“陈姑姑真要出嫁了？”牛雄缠着娘问。“真的，我得去陈姑姑家一趟。”娘说着，便进屋去。从屋里走出来，手里多了一块花布料。牛雄说：“我也去。”

“你去干什么？”

牛雄瞅着娘出门，心里有点没着没落的。让他给陈姑姑护车送灯，可是陈奶奶亲口跟他说的呢。有一回娘带着牛雄去陈奶奶家里玩。陈奶奶见到牛雄，摸着他的头说：“你看这小子，长得多么灵气，等小梅出嫁，就让他来护车送灯。”自从听过这话后，牛雄就一直盼着能听到陈姑姑出嫁的消息。

牛雄坐不住了，他走出院子，朝下村陈奶奶家走去。

“你就不会在家里待一会儿，下晌不上学了吗？我也快回去了。”娘见到牛雄来了就骂。

牛雄靠着门框，两只眼睛紧盯着陈奶奶，他很想听到她重复一遍她

说过的话。可陈奶奶就是不说。这时候，娘直起身子，说：“该走了，这么大小孩还缠脚呢。”

牛雄支棱着耳朵，盯着陈奶奶的嘴。一直来到大门外面，他也没听到有关护车送灯的事。他一边向前走，一边不停地回头，看着陈奶奶满脸的笑容，眼珠都红了。

这样的日子真是难熬。每天早晨起来，牛雄便问娘：“距下村陈姑姑嫁人，还有几天？”

娘光笑，撇着嘴说：“人家陈奶奶又不见得硬让你护送了，关键是那天你不去上学吗？”

牛雄不作声了，他担心陈姑姑出嫁那天不是周末。转而想，不是周末就请假，不过，眼下不好对娘说。

这一天上午，逢周六，牛雄看到了爹将拖拉机开到下村陈奶奶家去。

果然，刚吃过午饭，陈奶奶便跑来了。她进门便塞给牛雄两块糖，然后双手捧起他的脸蛋说：“明天，咱可得起个大早了。”牛雄终于如愿以偿，陈奶奶让他给陈姑姑护车送灯。

“他嫂，梅子她婆家远，明儿个让牛雄起个早。”陈奶奶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说：“对了，牛雄，明天到了那边，你可要把灯举得老高，谁抢也不让他抢。他给你糖，你就逗他一下；他给你点心，你就再闹他一阵。可别撒手太早。他给你钱才罢呢。”

不过，陈奶奶刚走。娘便跟牛雄说：“可不能那样使玩闹，千万要让灯亮着，不能晃灭了。人家给你个十块八块的，你就让人家接过去。”牛雄听不进娘说的话，他只盼着天快些黑下来。

那天夜里，牛雄失眠了。他躺到床上闭上眼，可就是说什么都睡不着。东边的天空还没有丝毫要亮的痕迹，牛雄就起身了。这时候，爹已